

我看 ■ 華曇

瀛苑副刊

今天的校園，又是霧濛濛！雨絲一陣沒一陣，很隨性地出沒。

坐在總圖六樓一大片透明窗旁的我，望著窗下的校景，人潮總在上下課之間如蟻！即使是上課中，還不時可見團傘繽紛地穿梭於綠意中，好似為那不開花的長青樹，綻放一春的色彩。

更遠處是一棟又一棟的高樓，緊聚壓擠的空間中，真難以想像，那裡便是所謂的人生！每天所吐息二氧化碳裡，夾雜著歡樂，夾雜著爭執，夾雜著瘋狂，甚或徬徨！

電視機裡，不幸消息總如家常便飯一般，而人類相互地批判，總是一場甚過一場地精彩，那兒又有人自殺了！那兒又有人被綁票了！那兒又傳來災難了！這其間最忙的恐怕是政客的通告了！以及一窩蜂群隨而至的如爬糞的記者，弔詭的是：人心卻似已麻木一般。尤其是九二一地震，災區人民窮困居無定所時，電視畫面卻帶到X X立委，將賑災物品私吞，以做平日休閒娛樂之用，還有窮苦原住民同胞蓋的簡陋屋舍，因違反土地使用法，政府卻漠視其今後的生存，強行拆毀，年輕力壯者做著最後無力的抵抗，而老弱婦孺卻只能站一旁默默地流淚，這竟讓我茫然地聯想起人類對待流浪狗的方式！

至此竟發現身上冷汗淋漓，挾著體溫而蒸發，身體竟是冰冷的，於是我就像每一個作著可怕夢魘的人一般，努力地搖頭說：「這不是真的。」